



新疆

我想再为你弹一曲冬不拉

李 悅

神奇的新疆召唤着我

自幼学习古筝的经历，让我对音乐总是格外敏感。中学时开始接触新疆的木卡姆音乐，突然就开始向往那无人的戈壁滩、红叶漫天的胡杨林与蔚蓝静谧的额尔齐斯河，以及烈日下那凛冽的手鼓声与嘶声的长调。大四时，当别人都在为考研、工作和出国三选一纠结时，我却选择了前往新疆支教：在告别青春之前去做一名真正的志愿者，去了解我渴望已久的新疆音乐。其实在加入支教团之前，对于支教目的地阿勒泰的认识，我还停留在一般人对于新疆的印象上：戈壁滩上的绿洲城市、阿拉伯风格的圆顶建筑以及满街穿着维吾尔长袍的人。可是通过网络、讲座和培训真正了解阿勒泰后，却有点失落：她是一片广袤的大草原，她是一个现代化的小城市，她有飞机场，是一个以哈萨克族同胞为主的地域，这一切都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不管怎样，总算是要去我梦中的新疆了。于是，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时，听着机舱中欢快的音乐——《这里是新疆》，看着支教团友们兴奋洋溢的脸庞，我在心里轻轻地问自己：新疆，我来了。

一切来的都是缘分

到达阿勒泰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，没有

喘息，没有太多的适应时间。服务地阿勒泰地区二中和南开大学的合作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很信任南开的支教大学生，生活如此，工作亦然。当班主任、带军训、备课上课、判作业、出题考试这些正牌教师的工作，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家伙统统经历了个遍，身兼副班主任和历史老师的我甚至还成了宿舍管理科的科员，每周出报纸、统计学生宿舍的卫生纪律，为周末不回家的孩子们放电影、组织体育比赛。这些孩子们来自哈萨克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回族等各个少数民族，在慢慢记忆他们的名字诸如“某某古丽”、“某某别克”中，也和孩子们成了好朋友。

一次和班里的孩子们“谝（偏二声）”（新疆汉族土语，大意是聊天吹牛）中，聊起了音乐。哈萨克族的孩子们告诉我，他们民族的代表乐器是“冬不拉”，维吾尔的乐器有“热瓦普”、“艾杰它”等等，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占绝大多数，所以冬不拉音乐十分盛行，而之前我对这些乐器之间的民族区别完全不了解，当然更不知道冬不拉是什么样子，但仍然告诉他们，我要学冬不拉。

几天后，一个孩子给了我一位著名冬不拉演奏者的联系方式，电话打过去是一位中年哈萨克男子的声音，告诉我他现在很忙。两周后我

再次打电话给他，他似乎有点吃惊，于是约见了我，并帮助我选了一把冬不拉。他的名字叫巴合提·波力马斯，是阿勒泰著名的冬不拉音乐家，和他一起走在街上，所有的哈萨克人都友好地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很高兴地向别人介绍我这个汉族学生。后来在我即将离开新疆时，他才告诉我，第一次通电话时出于很多原因，他并不愿意接纳一个汉族学生：阿勒泰还没有过汉族人学冬不拉的经历。但当我第二次打电话时，他改变了主意，想见一见我。这一转念，开始了我的新疆音乐之旅。

可爱的一朵玫瑰花

就这样，我和巴合提老师约定，每周学琴一次。这个约定从2010年9月18日起一直到第二年7月我离开阿勒泰，从没有中断过。每次到他的家中，他都会和我聊聊阿勒泰的新闻，让我陪他和他的家人看新闻联播，这是他巩固汉语、了解世界的最重要渠道，之后还请我和他共进晚餐，有时是新鲜的煮羊肉和馕，有时是羊肉馄饨，每次都会有自酿的奶茶和葡萄酱。饭后，是我的学琴时间。我的学习进度很快，两个月的时间，从门外汉，逐渐成为能弹奏四首正式乐曲的业余演奏者。2010年11月17日，这一天是当年的古尔邦节，这是新疆穆斯林最重大的节日。之前，巴合提老师打电话告诉我：“小李，过节我房子（新疆汉语“房子”即“家”的意思）来一下。”就在那天早上，阿勒泰下起了冬天的第一场雪。傍晚时分，我从学校的宿舍出发，踏着没过脚踝的大雪走到他家。一进门，巴老师、师母以及师母的单位领导同事都在座，巴老师热情地向他的客人们介绍我——“从那么远地方来的汉族小伙子”。按照穆斯林的民族习惯，我首先祝福巴老师夫妇新年快乐，再向在座的回、维、哈族客人致以节日的祝福，然后大家共享手抓羊肉、包尔萨克、纳仁、奶茶这些哈萨克族传统的美食。酒过三巡，老师拿出一把冬不拉，他的客人们不相信一个汉族青年会弹冬不拉。在我熟练地奏完一曲《欢乐的草原》之后，客人们欢呼着，一位哈萨克族长者向我敬酒，“这是我们阿勒泰哈萨克的光荣，也是你的光荣，年轻人。”在大家的要求下，我再次捧起冬不拉，和



与学生在一起

巴老师共同弹唱了哈萨克的民歌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：“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赛迪玛利亚；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赛迪玛利亚……”那一夜，阿勒泰雪后放晴，漫天的星光，映得整个城市银光闪烁。

我们一辈子都分不开

一年的时光过得飞快，当我凑齐了阿勒泰一年四季从冬到夏的景色后，支教工作也接近尾声了。2011年7月4日最后一次来到巴老师家，和他道别。他有点怅惘，但没有太多的话，只是不停地翻着谱子，为我预留今后的学习“作业”。最后他拿出一张谱子，工工整整地写上他的名字：巴合提·波力马斯。他告诉我，这首乐曲是他创作的，希望我能勤加练习，将来如果我还能回到阿勒泰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“以后我们虽然不见面，但这是一辈子的关系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”巴老师操着不流利的汉语，两只手抠在一起，生怕我不明白。我把他按在沙发上坐好，按照汉族的传统礼节为巴老师磕了一个头，他忙把我拉起来，抱着我，那一刻我和老师都在强忍住眼泪。当天下午，当我背着冬不拉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，回首再望了一眼我志愿服务一年、学习一年的阿勒泰，就如同一年前刚刚来到这里一样，这里还是那么美丽。“我会回来的，我的阿勒泰，我的巴老师，我的哈萨克朋友。”那一刻，我哭着，也笑着。

难忘的一年执教生涯，因冬不拉的旋律而格外令我留恋……
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）